元亨釋書 九之十

共十六冊



元亨釋書卷第九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感進四之一

寛忠法師　勝尾寺證如
智泉法師　清水寺延鎮
成尊法師　延暦寺源心
金剛山満米　東寺日蔵
鞍馬寺峯延　白山蔵縁
睿山成意　興福寺安願
睿山長圓　心誉法師
三井覺助　平願法師
睿山眞遠　金勝寺光空

石山寺妙尊　三井珍蓮
雲淨法師　信誓法師
息融法師　比良山靜安
藥師寺慧達　延暦寺延昌
延暦寺尋禪　延暦寺源泉
松島寺見佛

釋義覺百濟國人也本朝征彼國時伴軍士來身長七尺博究佛乘居難波百濟寺一夕誦摩訶般若心經同寺慧義夜半見覺室光

曜赫如義恠自窓隙窺之覺誦經光從口出

明朝義告衆衆大驚嘆覺語徒曰我閉目誦經百許遍開目視室四壁空洞庭外皆見起而觸之室戸盡關歸座誦經通洞如先是般若不思議之力也此事齊明帝之時也

○釋道寧百濟人白鳳十二年秋八月天下大旱敕寧法事效雨大注帝加優賞

○釋道藏百濟人持統二年七月旱詔藏祈雨不崇朝普澍天下養老五年詔曰沙門道藏法門領袖釋家棟梁云云崇禮甚盛年逾八十取滅

賛曰覺寧藏三師若皆蕃濟人也此方東漸之始異域英衍遊化恐傳法慧解之才也大率延暦前諸師時遠而跡没纔留感應而見蠹簡殘編也惜乎止于此焉

太織冠ノ長子也

○釋定慧大織冠之長子也初孝徳帝有妃孕已六月大織冠寵遇厚賜妃爲夫人約曰所生兒若男爲卿子若女爲朕子既而生男故名

以鏁足之子投沙門慧隱出家白雉四年隨
遣唐使浮海乃到長安城高宗永徽四年也
師慧日寺神泰習學殆十歲調露元年伴百
濟使而至白鳳七年九月也慧在唐大織冠
已薨慧問弟叅相不比等曰先墳何處對曰
攝州阿威山慧曰先公昔潛語曰和州談峯
今曰武峯多靈勝之區不下大唐五臺我若墓彼
子孫益昌我在臺山也夢我身居談峯先公
告曰吾已生天汝於此地營寺塔修佛乘吾

亦降此擁護後昆時己巳歲十月十六夜二
更也丞相聞已潸泣曰先君之薨實其年月
日也師夢不徒也慧與徒屬上阿威山取遺
骸改葬談峯就上搆十三層塔其材慧在唐
時皆悉辨備及歸載材於舶船容餘一層其
塔模淸凉山寶池院塔也既而營建只十二
層慧怨一層之留唐而造式不全一夕奔雷
飛電風雨震山黎明天晴遺餘塔材宛然飛
來又無羸鈌僕射州民莫不感嘆僕射又刻

文殊師利像安塔中慧和銅七年化

釋祚蓮白鳳八年十一月皇后病救建藥師寺祈冥救時不知營搆之規蓮入定見龍宮之伽藍出定録奏造式帝大悅以故藥師寺宏壯麗妙云

賛曰感通者吾門以爲常矣世間以爲非常矣方今世人之有役也驢馱馬載有行也出入隣里又常也耳蓋奔雷飛電者慧之驢馬也龍宮斜闕者蓮之隣里也然常非常之間者又難矣哉

釋實忠良辨之徒也嘗神遊都率内宮見四十九重摩尼殿有一所牓曰常念觀音院見其修法儀心甚信慕便乞聖衆而得軌還後欲修法而無尊像常持念祈求一日游歷攝州難波津忽見閼伽器浮浪來近視則十一面大悲像篤于器也忠喜而取之銅像也其長七寸暖如人膚朝廷聞之於東大寺建罥索院安之忠每歳二月朔對像修悔率軌者

二七日始天平勝寶四年至大同四年五十八歳未嘗有缺俗號修二月法至今不絶諸寺多則之又自天平寶字五年至弘仁六年五十五歳二月十五修涅槃會又不闕也初忠修二月懺初夜時請衆神讀名簿供之若州有遠敷明神威靈甚豫此會聞忠懺生渇仰誂曰願献閼伽水忽黒白二鵜穿石地而出飛上傍樹其二迹湧甘泉忠甃石爲閼伽井旱歳井涸二月修中欠閼伽其衆集井邊

遙向若州持念須臾其水盈滿二月十二日夜也其若之神祠前有河此時絶流無音州民大恠蓋神送河流通閼伽井也爾後州人聞此事名其河曰無音河有病者飲閼伽井多愈焉忠容皃端麗初皇后光明子詣講堂堂有地藏像妙斲也后拜像私念安得如此端正沙門潛令宮人覔美沙門或曰實忠法師踰於像也后賜浴且欲觀其體忠入温室肌膚鮮明后偷眼不暫捨忽然假寐夢與忠

交寵見忠頂戴十一面觀音儀相自若后出拜合掌懺謝曰凡女癡慾輙縻愛見聖師眞慈恕我觸忤

賛曰昔則天供安秀二老於宮中二日命温室使宮人去垢唯嵩嶽恬然不動后嘆曰不因入水爭見長人吾太后光明子興建崇奉之跡則天未知其伯仲也然則天之淫放亦孔醜矣光明子者我未聞焉特覬覦之私發於忠公豈夫忠之威靈所以因而見乎

○釋報恩十五歳離家三十又吉野山持觀世音呪四五載間早得靈感天平勝寳四年上不豫敕恩加持帝疾乃愈時恩爲沙彌敕得度賜名報恩辭反本山勤修益甚桓武帝在長崗宮嬰沉痾腹結如纏繩眼暗似隔縠巫醫萬方皆不効帝誓曰佛法力痊朕疾朕願勤弘傳不然者佛法無驗在國何益聽者震恐恩應詔入宮閉目持根本呪五十遍宮中大動大悲菩薩顯形殿上上疾立痊上感激

宣問曰法師蘊何行業對曰父居深山誦觀自在根本呪上起禮恩給賞甚渥不幾潛反山上遣内臣昇鳳輦追迎于路思謝而不乗徒歩返宮初天平寶字四年三月思於和州高市郡子嶋神祠畔建伽藍安一丈八尺觀自在菩薩像及四大天王像號曰子嶋寺覃承桓武帝遇救親族賜官祿恩又受封戸延暦十四年六月寂

○釋玄賓姓弓削氏内州人禀唯識與福寺宣教性厭囂塵鋭行勤業嘗患縉侶營僧官又疾族人道鏡媚稱德帝潛入伯州之山桓武帝有病遠詔山中乞冥助至化難遁乃負鉢囊而入都上疾愈辭歸山大同帝詔返輦下聞僧官赦下潜遁去徙備中州湯川寺弘仁帝貴其操履詔問不絶每年贈布亦賜宸書曰賓上人晦跡煙雲凝思練若春向覺花而獨坐冬擁樹而閑眠持戒之光能耀昏暗護念之力自濟黎庶比來炎暑禪居何如朕

機務之暇不忘寤寐地遠心近一念即到羅綺錦繍想在斥逐白布一束聊備法資願師領之紛文剌意又教誓多郡賓士人在世彼郡免米租只貢鐵蓋勞賓之供費也弘仁九年六月卒年八十餘

賛曰人之有道也吾不得而計矣王者者天下之至尊也沙門者天下之至貧也然

龍腰者曲于恩矣

奎畫者屈于賓矣以斯而言貴不必貴也賤不必賤矣皆有道乎大哉道乎今何鮮矣哉

釋恵勝居大安寺寶龜之間游方至近州御上嶺阤我神祠側宿一舎夢人語曰爲我當讀法華覺而恠之明日小白猿來語勝曰我昔爲東天竺國王彼國時有沙門數千我下敎挌比丘私度我當時不廢佛法只禁多徒而受報爲猿神師願住此看讀脱我苦趣勝曰此地無供不能久居神曰勿慮也我伸供

養又成井郷有諸淨泉願勸彼同讀勝鬘彼
說此事時山階寺淸範法師在座曰是事難
信諸比丘皆曰然忽童子走來曰堂上有小
白猿排僧出見之其堂九間実稱大村識値
辟諸衆知猴神所爲始信勝言從彼同讀法
華

○

釋道公居天王寺持法華有年在寺常誦
夫居夏熊野還本寺莫過一村無居宅宿大樹
下夜半有騎馬者二十餘人至樹下一人呼

曰翁在乎答曰在曰何不前去答曰馬足損
不任矣然又衰老不能徒步諸騎過去明旦
公徘徊則樹下有小神祠其像朽敝前有岸
板上圖馬形前足之處其板破裂公便以絲
繫補欲試神言故夜猶宿樹下中夜前騎又
來呼翁翁乘馬而出向曉更翁答謝曰承師
恩治馬脚不堪幸也乃出拜謝公公曰數
騎何人翁曰行疫神也神巡行內我爲前驅
若不出必受笞罵今蒙師恩吾應深矣而我

猶有望於師焉公曰何乎翁曰我今出身蒙
品神靈輒受軀罪受苦無量願師就樹下三
日三夜誦妙法華轉我劣報得済妙身公從
之三日誦經第四日神出頭而稽禮曰依師
慈力生補陀洛迦山得爲觀世音眷屬願師
將柴草爲艇載我木像浮海上知我言之不
妄也公如教海波安帖微風不起其舟指南
而馳疾如飛其夜村邑者老夢樹神成菩薩
身相金色光明照耀南方飛去公歸寺而[illegible]

聞者嘆嗟

釋法勢京山義眞之徒也承和八年遊近州
比良山下和邇村宿民家家婦俄病狂言曰
師讀觀音普門品我欲聽之勢素持普門品
然思狂病之言不覺開便曰我無經本故不
能也婦人曰師僧橐見經在焉勢不得已出
經讀之婦人合掌曰我比良明神也勢曰我
聞神皆有通又長壽昔釋迦文出世西天未
審見知乎否婦人曰我不往印度然千數百年

前諸天多西飛去豈迦文出世時乎

○釋貞崇禀密灌於聖寶延長之末上不豫宣崇加護崇一夕於宮中與人語上惟令侍臣見侍臣自隙伺之無人只崇一人而已復奏上召崇問之崇奏曰稲荷明神適來耳又言帝之不起矣不幾上崩天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滅年七十九

○釋寛忠行業清純常修千日護摩數百日亦護法神爇香火云

賛曰神若求有諸爾曷爲求求吾法也吾見于數子矣而稲荷之語干崇公也崇之求諸稲荷之求諸

○釋證如姓時氏播州豊嶋郡吏佐通之子也母藤氏嘗憖無嗣毎月望詣佛塔求子經三歳未曾怠也天應元年産一子乃如也如甫七歳母歿年三十三誡其夫曰我兒已長成矣亦無憾焉願許我爲尼夫曰我志亦爾兒聞父母出家悲泣甚切父母慰誘未決翌日有

比丘到家夫婦説本志比丘曰二人皆壯歲也然言剃落眞火中之蓮也見在側開比丘語亦索雍髮夫婦并見同日出家仍留比丘三人者朝夕勤修三年後比丘失所在見年十五仲春十八日父母休浴淨衣中夜一時而逝如乃投郡之彌勒寺後勅改勝尾證道顯密之教性耐修練往山五十年或時別構草菴絶言語謝人事專精練行一夕天樂響空如怪聞之忽有人叩戶如是言故鳴磬令思

戶外人曰我是播州賀古郡驛北居民沙彌教信也今往極樂明年今日上人又可如我故共聖衆來告耳語已而去微光入廬斯須便滅如明旦出廬語弟子勝鑒令其往播州決其僞鑒至彼驛北果有竹扉庭下一屍群犬已狼藉之茅舍有一嫗一童見相對而哭鑒曰何爲哭嫗曰死人是我夫也名教信常念彌陀我老而別不能無懷又貧而不擧喪已爲烏犬所得我欲不哭而可得乎便指兒

曰此童乃信之子也鑑歸語此事如曰我絕
言語勤修練不如信之念佛也自此巡聚落
讃説佛乘勸誘念佛貞觀八年八月一日辭
諸徒屏草廬十五日出室沐浴告門人曰去
年教信之告今相當也各乞務力莫怠勤修
乃入室閉戸中夜金光耀煜香氣普薫天曉
門弟子等開戸手結定印端坐而寂年八十
七徒弟不堪戀慕延葬三七日其間室無臭
氣闍維後手印不壊諸徒造石塔藏印手并

靈骨如精進絕倫一旬二飯一月六齋斷語
二十歳行常不輕行十六萬七千六百餘家
其所過之宅必留異香常閉室而坐弟子猶
不見面者數日行道之時異僧常相隨云
釋智泉弘法大師之姪也性至孝母死哀毀
甚乃祈諸聖曰願知母氏之報處歳餘感夢
曰汝母墮地獄泉悲泣啓法曰所生母在
地獄以何方便出彼苦法曰修破地獄法
必可拔矣泉曰願受斯法即授此藏軌泉精

修無比一夕夢母莊嚴美服告曰我敎汝救
護今生天上矣
贊曰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世人之求
嗣也皆是與其闕祀寧衰者有之宗廟者
有之吾恩加之特怙者廣脆之尊卑不然何
得孝子而不繼夫婦離涼之遠哉至二人吉
祥而一時逝去若求而三歲不從得而七年
早逝之明効也由斯觀之雖世謫之有求直
道而精者早命謫之無益而忽之精告哉

罔極而無媿哉并智泉蕪吾黨孝順之士焉
釋延鎭報恩法師之徒也居清水寺與坂將
軍田村遇因爲親友將軍奉敕伐奥州逆賊
且丸語鎭曰我承皇詔征夷賊若不假法力
爭得不厚命公其加意焉鎭諾高丸已陷駿
州次清見關開將軍出師退保奥州官師與
賊交鋒官軍矢盡于時小比丘及小男子拾
矢與將軍將軍異之已而將軍親射高丸而
斃於神樂崗獻首帝城將軍先詣鎭曰因師

護念已。謗逆寇不知師之所修何法哉。鎮曰、我法中有勝軍地藏勝敵毗舍門。我造二像供修耳。將軍便說二人拾矢事。乃入殿見像、矢瘢刀痕被其體、又泥土塗腳也。將軍大驚、奏事。帝加欽焉。

○釋成尊、任海法師僕隸之子也。海見其孩、知為法器、收鞠。及長、俊才日新。延久帝在儲位、久以尊為法友、託以運祚。一日尊入宮。帝拔白鬚數莖、貯硯蓋賜尊。無語而出、歸坊、推愛涼王供其像冠、師子噴血餓爐壇、不幾帝即位。尊之過渥矣。延久六年正月七日卒。

○釋源心、不詳氏族。事叡山寶幢院覺慶為弟子。初詣寫性空、授法華一部、且曰、此經持誦。山門間衆來、須慶讀之。且曰、今日法華慶請人當衆也。其日心謁空。空曰、此人也。心于時尚少、而不辭、演讀流暢。聞者信伏。空觀菩提子念珠、然其數九十八。藤相國道長聞之、乞念珠。心便與之。心出洛城、雨大下、有走者頭

視一婦人顏甚醜鬢髮長垂見其好不敢近急趨而過婦人攀奔相近又泣問何爲泣對曰我羅刹女也鬼王下我每日取人捉來爲養若其不得乃欲食我今日不得我當矣命願師法力兼我冥福不信我言願趁其蹤必有信焉問曰追薦何事女曰願講法華造像寫經皆不及也心惟而逐跡日已暮女入法性寺後山中路甚險女頻語曰師居此莫近焉恐暴鬼或擬師亦情無暫息而

聽不遠而女扣戶一鬼可畏應門便開扉赤光迸出望之衆鬼羅刹青女無數擁便拔手以劍嘆心身毛皆豎且甚悲歸坊以日講法華一座其夜夢嚮女離地三尺許空中而來衣服甚雅而顏色喜語曰因師講經力脫鬼趣生天上故來謝耳承保三年住天台座主八年十月十一日滅年八十三

贊曰大矣哉吾道之利也無所不至矣或深固情或識固寃皆深寃乎心也然物稱聽讀

宜乎利之及鬼畜于
○禅師米吉利州金剛山寺僧号矢戒行絶倫
名被朝野名臣明識並展弟子禮焉云云
測人也身列旃珠而押遊瑚宮琰王一時瞻
曰流室有情罪障至深教雖将直願羅儀使
是我凡作之不続也故我行獄王之名也矣
之如何護臣識曰今大王受菩薩戒琰王曰
事恭倫州無我師何于時進奏臣有師吉
戒行絶倫在閻浮州日本国可名乎琰王悦

曰御昇嘆喫篁詔寺告宰米便伴赴地府
琰王請米昇師子座受菩薩大戒琰王曰戒
徳至並何以表謝米曰我欲見地獄苦報願
大王見聴許王便将米往阿鼻城鐵門銅釜
火聚刀山諸苦具殆不可言至一所機燃迸
騰一比丘随焔上下米問琰王曰彼沙門為
誰何等極報在此火中王曰師自問彼米待
随煙下忍熱近比丘所問之比丘對曰我是
地蔵菩薩也汝来此界説戒法地獄有情離

苦若多我又随喜我得牟尼御身不値猛火
大悲代世化諸衆生我雖行菩薩無縁衆生
不得濟度汝反人間告四衆歸投我亦言菩
相米已辭地府現土令宣使孳一濟饑饉
米米啓籠白粳米也随取随滿竟日不竭半
素持地藏尊自陰府歸招良工刻獄中地藏
相安于寺其像今尚在長五尺或曰米本名
滿慶得現米後時人改今名

釋日藏洛城人延喜十六年二月入金峯山
椿山寺薙髪時年十二絶塩穀精修六歳聞
母氏病始出山歸洛省覲居東寺學密教
而非本懐天慶四年秋於金峯山就三七
日絶粒無言修法供八月一日午時修法之
間忽高熱氣絶呼吸久相斷又思已擁不吉
岩窟出神水來其性如泉雖氣息既絶悅至一窟前
窟中有沙門手執金錫瓶出瓶水與我飲之
味甘美沙門曰我是執金剛神也常住此窟
護釋迦遺法我感上人勤修故忽往雪山取

八徳水。部僧聞之有數十天子以種種
饒饍盛滿其器持授沙門曰此諸童者二
十八部衆也與衆供食已一大德和尚左伸
左手執衆手下西岸其岸高數千丈嶄岩
山頂二一切世界皆在下而山頂平坦純金爲
地光明照映其方亦金山山中有一寶高堂
和尚坐其座和尚曰我是牟尼應化藏王菩
薩也此處曰金峯山淨土汝餘命無幾果實
修善藏白以其不足命但未佛道然則一道

揚其成以止爲令世界安穩者増延千和尚
取短札書八字賜之其文曰日藏九九年月
王護和尚曰汝在山各勤修練得延命言畢
開出短札日藏所修尊法也依法故可改
其名九九者餘命也年月者長短也王護者
如說也設亦以護法菩薩爲師重受淨戒又
觀大政威德天語在北野事中藏問大政天
曰金峯菩薩賜短札八字文少未詳釋而未
奏願天解之天曰日者大日也藏者胎藏也

九九者八十一廿年者八十一年廿月者八
十一月也王者藏王也護者守護也言歸命
大日如來修胎藏法者延命八十一歳即蒙
藏王加護又如法修行延爲九九年無識
懺悔急促成九九月是善神所謂長短也令滿
本名可稱菩悔名滿德天因此改名金剛
菩薩令藏又見地獄者一鐵窟中有四人其
形如炭一人衣纔覆二人裸裎蹲赤灰上獄
卒告曰是汝本土之君臣也時白衣人敍

日我是大日本國主金剛覺大王之子也受
此鐵窟之苦彼太政天神以怨心燒佛寺害
有情其所作罪報我皆受之彼太政天菅
丞相也宿世福力令然大威德天神乃自說
五罪同我受苦無量我國不同秦國主及宰
輔造一萬卒都婆救苦厄滅凡過十三日
蘇息夜移留嵯峨門寺靈瓶甚殆適堀土得
鈴杵使知前身所持之道具常詣松尾神祠
持念祈知權本及二七日暴風雷雨四方杳

冥祠殿中有聲言唵娑尸佛藏感敬而出至
義老顔有瑞亡色歸府後無屍人怪之
贊曰備冥異緣不亦爲惑者雖然是士君子習
權識衡爲用之執也予見藏慶之入地府法
藏之上天是非實事之儔矣因戒之佛遊者
吾焉度識吾焉度識

鞍馬寺事

釋峯延東寺十禪師也一日望北山有紫雲
延出寺向北行尋雲至鞍馬寺日已莫
敲燧焚木禪坐居數日一夜女鬼來向火延
起入堂後折木中鬼逐至趨習目動唇延念毗
舍門忽折木自倒打殺鬼豈日太中大夫藤
伊勢人入山見延問曰師何人何故卧乎
對曰我來此已五日而不食故卧耳大夫便
洗擾米飲自款衛膳延語其此事乃婦鬼
死大夫便留延爲寺主夏五月延修護摩日
中大蛇自北嶺來目如電舌若炎延誦毗沙
門呪蛇俄自斬爲數段三日後大夫來見蛇
蛇歸闕以聞敕發夫五十人舁蛇靜原山

俗呼其地爲大嵓峯延喜中遁入
釋藏縁神融法師之徒也形短小又甚醜然
歩却疾人走不及東嶋地藏瀧無雙常遊北
北土不穀往三峯與之遊奇行而測人間年
齒對曰八十然其貌如四十許感通與冥
界嘗謂白山爲猿飛將絶域晩緑之句
箇而居臥然夜高聲地藏瀧中衆僧聞之
謂縁動持念請願至卒且六向西端坐合掌
化

釋成意久居叡山性潔白無諸希常嘯食
弟子白言山上皆持齋師何不耶答曰我清
白無鎖不給時白關說故號食耳又宜心取
菩提不繫食也弟子杜口而退晩年一朝命
徒曰今日飯加常時弟子依進供以食分諸
弟子曰自今而後啜等又不得食命退去
一弟子曰汝往無動寺相應師所傳我言曰
今詣極樂聞在彼又至千光院曾命公
所如先言弟子曰此言似妄惡人言亦師

無恚邪汝自我若不從吾我狂矣汝何忌乎
弟子赴而則未跡向西而寂
叟曰進者多方矣比之訴妖蛇也緣之降鬼
拙也皆所于息然矣之使于二公也何其
從容乎

釋成願居興福寺精修勤勵時人號善願菩
薩承和二年秋赴但州採風俄來順船將覆
願正動心念觀自在菩薩于時海上空中忽起
白雲當願之頂垂下一紅怪雲中現金色

大悲像長六尺許願及衆人瞻仰嗟嘆於此
乎猛風即止然得自悟舟人無恙穩到彼岸

釋長圓鎮西人少年出家居奢山常持法華
懺不動法後入葛木山三七日絕食誦經修
法夢八金剛童子以鈴杵加等服飾異口
同音合掌讃嘆曰勤苦修行者猶如嶽伽梵
得上三摩地與諸菩薩俱一時到河邊寒水
鎔鎖不知淺深忽有大牛從山出渡河往反
數回牛乃隱圓因而得渡自熊野山入大峰

詣金峯山迷不知歸一心誦經時一童子甲
曰天諸童子以汝給使勿然也然而得正道
焉長女中卒
釋心與金吾衛將軍重輔之子也黄門侍郎
隆家甚寵焉百醫術不愈乞法救擧持念加
持忽其瘡自拔躍衝藻井然而即愈侍郎大
喜有兒始七歲捨爲給使後名隆明有感譽
至大僧正
釋覺助右僕射道隆之孫爲園城心譽弟子

門下侍郎經長妻者病延諸沙門修五壇法
助預焉中夜妻死諸沙門皆破壇而去助獨
不去精祈益堅至次日日入時其妻蘇苑丞
相類通聞令奏加僧官蓋其妻者左相之女
也康平六年十一月十一卒
釋平願攝州人也專惟空法師持法華無他
業屏深山讀經一日暴風吹倒廡願被壓覃
心念經忽神人來從破隙引出願摩頂慰諭
曰汝殃故遭此禍經王力得全身不生惱恨

益勤持念必生清泰今之歷是轉輕受也願
從此持誦彌堅使措衣三五書法華圖佛像於
河壖開無遮會祝禱曰我若依此善業當生
安養願於此地必得奇瑞明白河邊生白蓮
花千餘莖香氣郁郁聞見莫不嗟歎

○釋眞遠参州人居鳳山西塔院持法華求舌
根誦日三四十部兼學密教歸本邦住一寺
適乗鴛出里開路逢刺史不避刺史嗔曰
州中我管内遠出家豈非我民也何為無

普賢菩薩
現形擁護
行者

禮投擲鳥翮令官吏繫獄遠專意誦經其夜刺
史夢普賢菩薩乘白象詣獄舎門外又有普
賢乘象入來外普賢問内普賢所繫之事刺
史夢覺夜中解縛遠之上座問曰上人今夜何
業遠曰誦法華刺史驚嘆説夢事哀懺謝
創別館四事供給

○釋光空近州人居金勝寺誦法華其音清雅
聽者不倦有兵部郎中平公逆臣將門之族
也勇悍武夫而歸空延安内居數年有両空

若讒兵部曰空與空兵部大夫將空至立
縛樹下令僕射空謂以讒被害又縮挾矢乃
以高聲誦法華經矢二五張皆曲折而不
入僧兵部自射推折如前凡二十九矢皆悉
折兵部倶投弓矢謝時空厚遇先存也
其夜兵部妻在已二子時見普賢菩薩乘白象而來其
背數矢兵部問普賢何故負多矢普賢曰汝
依讒射持經者我代受之兵部覺大恐向空盍
時過乃逐讒人空住二三日後忌射事夜中進

至其夜兵部又夢普賢告曰年來供我當相
別接汝無罪害我我不忍居今其失矣兵
部懺後尋空不知所之

釋妙達住近州石山寺誦法華有年矣適赴
濃州途有病難徒步以借馬入洛憩祇園寺
側忽一男子見馬曰是我去歲所亡之馬也
此沙門盗去耳加詈毆繫屋柱于時遂推進愚
氣僨鬱心誦經其夜祇園寺者宿兩三輩同
夢一男縛普賢菩薩而鞭笞覺而相語各加

巡檢至尊之所者宿便會大衆解其縛明旦
數十人追盜過此舍令王劇出又追賊賊拔
一箭射衆人當中斯男而觸將人皆曰縛持
經者之現報也

○釋珍蓮與州人也投三井明尊弟子志勤
願持法華通從與州赴京途經野焼煙焔迅
飛寒無廻避仍奴僕悲泣馬又嘶走蓮專心
誦經去蓮不遠寮煙自止焼生相持得全軀
命

○釋雲淨持法華經周遊國自熊野到志州志料
者海岸之國也淨愛其境居之岩洞其上多
大樹溪流漫漫峯巒峭峙一夕其地腥臭淨
極怖畏一心誦經夜半巨蟒與煙過身
一大毒蛇開口欲呑淨誦經不輟蛇閉緘然
起慈心叔靜閉口斯聽還去頃曳雨暴澍
溪谿漲流良久雨晴忽然賓服之人來作禮
我是岩洞主而得身實食不害巳及寺茲
今聞妙經惡報將滅今夜大雨不非天雨聞

法滅罪之感淚也以此雨淚應知身形長大
自今以後不作惡業言已形隱
○釋信叡姓高氏學密教兼誦法華其父常領
房州刺史留父赴任國務富貴以爲久留
此悲羅出界逃去背父不知遠近即服毒藥
恙又嗜毒飮而不許一朝眠中夢普賢菩薩
勗勉曰時不可失早興誦經自此益勤天下
疾疫猶及父母染病夢形色鬼神驅逐而去
冥使曰誦持法華人也不可將去當將光還

具父母屢攤尸號哭悲泣誦經許曰三人一
病共赴死門我今得蘇父母何亡二人長從
我生何爲願憑汝力蘇我恃怙誦經一日夜
圍夢之中法華第六卷從空而下背有文曰
孝子誦經還父母命俄見二屍吐氣蘇起
釋惠融有至行常持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咒
有童子備給使一日童從晨游過期不來融
如童所見之童已殂融撫屍誦十一面陀羅
尼灑水其面良久童蘇言之曰有鬼長三尺

許拯我而行其身衛大過近州湖其水不踰
滕其頭與此良山齊當師之誦咒此鬼似不
堪聞也淨水之時太雨𠑊下其滴著鬼頭其
身漸促已而如初長將我歸本所今則藕也
賛曰吾道者慈也凡百應為無不慈矣然有
逆順自他之異焉世只知順之為慈也不知
逆又慈矣不則我佛降魔之相猶一奉項耳
今此諸師解倒懸拯塗炭亦有自他順逆之
學者擇焉

釋智泉從四大寺宗叡法相常居比良山
讃十二佛名經禮拜作懺其聲聞於闔諸州
州有聞者因奏聞帝勅僧官承和五年奏置宮
中季冬佛名懺

○釋慧達姓秦氏奧州人事藥師寺仲繼學法
相嘗上比良山修練者又仁壽帝不豫召達
加護遣出山入宮帝病即差衡二年八月
二日滅年八十三遺於藥師寺務嚴修萬燈
會始自行年三十八至其滅年數不復可言

性云

釋延昌姓江沼氏加州人早登叡山學顯密教留居補延暦寺寺主常誦尊勝咒加之忍辱具進天慶四年補天台座主天徳二年爲僧正嘗爲承平天暦二帝師語徒曰我命終前三七日准不斷念佛其驗之日我之滅時也應和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命門弟子唱念佛四年正月十五日沐浴淨衣持念珠結定印而化年八十五諡慈念

釋尋禪右僕射藤師輔第十子也叡山慈慧與僕射道契尤深故以愛子與慈慧又異顧性聰明學渉顯密安和帝不豫連年不差敕禪加持禪侍御座側帝狂嘷拔劒欲擊禪避之衣篋尚在堂上護神守篋帝於篋傍自縛倒蓋護神爲之帝病即愈自是名顯天延二年敕爲一身阿闍梨台從此任從禪始永觀三年補座主永延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寂諡慈忍

釋源泉播州人也長久四年新寂勝講師至四天王品四王現形唯帝獨見餘不看爾來寂勝講場設四天座敷爲永式天喜元年爲延暦寺座主三年三月滅歳七十九

釋見佛居奥州松嶋其地東溟之濵小嶼千百數曲洲環浦奇峯異石天下之絶境也其尤者曰千松巖佛結茆而居精勤苦練二十二年其間誦法華滿六萬部其餘不計數専一持誦世曰既淨六根役使鬼物屢顯靈應天仁帝聞道譽賜佛像寶器而以旌異之依兹土人改千松曰御嶋蓋境得人而顯又人因境而傳也年八十二寂

贊曰昔牟尼老人付吾法于帝者故吾徒有爲之者必託于
皇王焉其間雖德行之厚薄皆有爲之者也噫乎
吾王之順于佛教乎

元亨釋書卷第九

元亨釋書卷第十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感進四之二

舂山修入　　国賀法師
三井公伊　　薬師寺済源
延暦寺陽生　　多武峯増賀
仁和寺寛空　　範俊法師
信覚法師　　醍醐寺勝覚

感不動事

釋相應姓櫟氏近州淺井郡人其先孝徳帝之裔母夢呑劔而娠天長八年生十五登台嶺十七剃落事其師外採花獻慈覚坊不必面授經六七歳一日不欠覚含其誠實齊衡初覚謂曰且汝勤愿可稱良器朝廷賜度者必待汝焉不幾宣息降山其夜應宿中堂傍有沙彌五體投地悲泣切祈應見之覚之徒求度者也次日覚呼雅與應應以前夜事告覚曰願先賜此人予未晩且覚語諸徒曰此少年先佗後己陰徳陽報豈徒之哉二年二月郡公良相與書覚曰剃髪冠纓志在雜染皇眷優渥不能逐心願得俊才代吾奉度覚召應告曰郡公求度者是汝良縁之相應也

今名汝以術應。蓋取藤公一字也。乃覆書上
名得度。依例屏居十二年矣。仁授不動別儀
護摩法。應修練克勤。天安二年藤妃良相女嬰
狂病。萬方不愈。藤公延應。應曰。一紀未滿。恐
違撫規乎。召應曰。八福田中看病第一。諸朋
友內外奮無更說閣下度汝者我身也。若不
赴矣。素志又似背恩。汝其往。諸不可拘禁。應
入宮。妃賜屏而臥。應持咒不久。神擲妃於屏
外。飛而至應前。堅縛叫呼。應曰。可還本所。妃

騰飛入帳中。頃刻靈託妃陳謝。狂疾速息。藤
公以爲所託過望也。貞觀三年敕於宮中修
阿比舍法。咒縛二童子。應問曰。何人。童曰。我
是松尾明神也。上怪之。令源僕射問眷情所
疑之事。童決數事。皆愜上意。時典侍藤氏侍
側。問以他事。童不荅。少時典侍病。扶出私宅。
經四日死。敕給度者并御衣。謙辭不受。明年
藤妃又病。藤公又召應。應加之便愈。藤公大
悅。與巴子國寶劒。是藤公之深友從唐國所

送時爲奇寳者也寛平二年秋上有齒病救
應加持應誦理趣分五更時上夢高僧八輩
與應同聲相加上覺後所夢之齒落而不知
所在上以夢告應應奏曰五鼓誦理趣般若
此經有八大菩薩卽八十倶胝菩薩之上首
也彼八大士擁護聖躬邪上感之久矣應歸
山見經篋上有一齒氣附近侍奉御齒上嘉
歎曰應師非凡也授以僧官兼賜度者應受
度牒而辭僧官五年藤皇后殿桼受狂疾經數

月諸德拱手后託言曰自非諸佛出世誰降
我乎余者猶不能知我名也救召應應入掖
庭二日不能降伏還本山請許明王時明王
像背而向西應對而坐西持念像又南而北
應皆面坐流淚稽首而言以不二之心久圖歸
依有何觸忤捐背如此而垂慈悲明示其情
合眼而記不曾子時非夢非覺恍惚之間明
王告曰一持以後生生加護大哲不忘故有
斯背我今與說本緣昔眞濟持我明咒亦然

汝今時以微勤命彌覺趣本修功力倍過
皇后我以本誓摧彼惡敵且贊汝正法之時
誠我不能已示汝秘方汝三昔報應語彼靈
你豈非自業之靈邪彼所之必低頭恥鑒爾
時以大威德明加持之定得降伏汝但持我明
不能降何以故彼此同明故我亦以大慈巧
回彼邪心令入正道應成吾徹頭面禮足
次日返宮如教諭之旨降遣彼靈后疾即愈
延喜三年玄昭法師猶厚花僕射藤時平請

應於昭房一七日修不動法第六日毗盧遮
那并不動尊現爐壇猛焰之上應與昭共見
餘不見昭疾立愈初自觀五年應等身長刻
不動像六年創一宇安置號無動寺八年上
表曰南嶽天台皆有救號先師圓仁願賜大
師之謚時議曰最澄法師未有此號師資之
道自有次序何超其師獨褒弟子應重奏曰
祖澄父仁如龍如象各赴西唐之域共傳東
漸之燈弘法之功不易優劣然先仁者系嗣

廿聖息若降於二諡祖慶併歸於兩宮依是諡傳教慈覺二大師之號本朝大師號始于此焉延喜十五年應啓明王曰願示來世所居夢中明王敎應坐須彌頂盤石之上普見十方淨土都率安養如掌中菴羅果明王曰隨意取生十八年十一月二日向西唱彌陀右脅而逝壽八十八其日大津浦民聞叡山南方有天樂各出宅望之慶雲彌布峰頂應性精勤苦行斷穀食弃鹽味落飛鳥止靈雨

行植大樹自相交纏羅張流水還令逆流矜伽羅制多迦二使者常侍左右云

贊曰沙彌之求度也猶俗子之求冠禮矣只恐其後時焉亦人情之常耳應公遜度牒於同列蓋以包測人而用德於讓乎故得明師之褒賛承賢公之崇嚮豈徒然耶世曰應公蔬淡後不味油酒不服縑帛飯粥同時過中不食是以東西南北逐明王而坐隨悅惚杳冥如親師之口授麈尾邪魅按護王后其

感應之跡灼灼而著也矣至貴其父而霑及其祖者爲人之嗣者之所當扶樹也始本朝之大緣建釋門之偉矩其所彌縫豈小補哉昔行言禪師感化於江南李國主嚮之署導師之號言以其師大法眼未有是名諡而不受李主乃諡法眼大智藏大導師賜言以玄覺導師鳴呼雖殊域異時君子之有爲符合而不違矣然而言猶受署焉應也無稱焉吾與應矣

釋行教武內大臣之裔也居大安寺貞觀二年詣豐之宇佐八幡神祠一夏九旬晝讀誦大乘經夜誦密呪法歳已滿夢大神曰久受法施不欲離師師廻王城我又隨行居王城側當護皇祚耳教漸著山崎其夜又夢大神曰師見我所居儀貌便起見東南男山鶴峯上現大光案晨至光處實靈區也教便錄二事表奏帝詔橘工部准宇佐祠規建新宮世言教祈見大神本身於是彌陀觀音勢至三

係現袈裟上因是殿内安三像

釋教圓勢州大守藤孝忠弟二子也寛和爾遯俗入道圓師事受業又遊諸師門得通貫能誦唯識論一日誦自第一終于十時傍側松樹有異人作舞或問其故舞對曰喜聞師誦徹唯識論何幸如之故舞耳問者曰汝何人對曰春日大神也言已不見長暦二年成大僧都永承二年六月十日滅歳七十

釋義照俗宗之英也一檀信就薬師寺設八講席多屈平城碩徳令講照為講師未冠年少儀服甚鮮傾聴照講論已進謝照而去時不來照私惟輪業論師自有次序一日照謂檀主曰今日講主非吾有也然吾有所思居我唱導可乎檀信曰非傳講進甚勞名徳毎遂講主深理真然師戰等自許又弟子之幸也俄報定講而代照人不知也照已昇座少年冠人又來講已又禮照而出次日位講冠人不來照又越講冠人又在照先語徒

曰今日若冠人來偕趁踰躍讃發冠人又拜
歸其徒如教冠人入東山數里有仍復濟傍
有大穴水自穴出冠人入穴中徒反告重照
曰始我怪此冠人故屢踰講歷試神龍果有
通知吾講來聽耳自此世重照之講安和二
年正月三日卒年五十

賛曰神也何善赴感者也昌爲赴正直也今
見八幡之隨於教春日之舞於園諡我言之
實也照之格于鯱爽者其亞乎

釋行巡爲勝尾寺第六座主白河帝不豫
求法驗諸名藍乃勅巡赴都巡不赴宣使金
吾校尉源佐道曰我聞率土之濱無不王臣
師雖在方外豈不居王地乎願速起謝負巡
便卓杖於地敷草座而坐曰我不坐王地金
吾曰杖下豈非王土邪巡便坐騰空高丈餘
擬然而往金吾驚異歸奏巡尚不下一日夜
帝聞奏渇仰重歎曰雖不入宮願垂冥護巡
獻法衣一領念珠一串宣使敬二物上京中

途不珠自飛入雲宮使奏此事然而衣珠先來在帝枕上帝聞慨異之間見枕上二物起立作禮帝病乃愈上大悦捨莊田永爲寺產初此寺名彌勒寺巡不應詔而承帝眷以定夫勝天子故敕改賜額勝尾寺山云尾麓後帝嗣位幸勝尾寺而巡已歸屏徒弟稱光華云

贊曰感通者二罪旨持誦之者或一輩或一明乘精堅實能行靈異皆感也通者不然定熟而得不可率易堅精而致也巡公坐杖上

勝空中而不下者一日夜豈所謂身如實乎若凡報得者我不識也

宸恵送紫衣一襲以於野山

釋觀賢姓秦氏讚州人爲聖寶上足延喜二十一年上夢弘法大師奏曰我衣弊朽願忝宸恩覺後敕擇法之徒尤者送紫衣一襲於野山觀賢中選入山啓定龕如佛書下者儀容宛作禮曰少年排道究行無瑕況承遺法累歲月乎若許須臾具儀漸身猶如昨欲月觀賢項禮瞻仰鬚髮甚長便剃落而換衣請

並中与弘法大師同居長和皇子弘法之後身性信法師也

痕不能見其時得仁祐爲新羅僧傳學問之見乎對曰
不見於甞執師手摸定軀若絹綿膚乃異常矣
其手甚香經歲薰不銷貫首家曰我僧見之
矣况下等者哉後世僧侶者不容易見光或
疑或背誡重石闕封爲賢明和州觀音寺初
延喜十九年住醍醐寺座主歳爲自賢始延
長三年爲僧正此歲六月十一日化
釋成典居仁和寺學密教一時爲伺之典
誦理趣般若魅鬼驚于階下萬壽三年朝廷

賞其德賜封戸七十二長暦二年爲僧正長
久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四仁海法
師供弘法大師像有年誓曰竊聞大師入金
剛定恐有分身不必孤坐願知其人一夕夢
大師告曰僧正成典其一也海夢中問以何
爲驗荅曰彼左脚下有墨子海走典所見脚
果有墨子海下地拜之典聞海告所由典
色不動曰長和皇子出刹利種智行兼全是
大師之後身汝其禮之長和皇子性信法師

也

賛曰隱顯自道者聖賢之事也弘法顯諸賢藏謂祐二字以降徵而法之道也典之有壘子者爲信矣乎

額有奇理

釋增命京兆人朝散大夫桑安峯之子也額有奇理齊衡二年登叡山師延最三年降敕八宗選苗秀之者于時山曰春興才智博洽亦謳風鑑之術承詔行諸寺見驅烏少學之者春興看命驚曰聖主降旨爲道擇人適得此子實釋門之才也已而登試席義音分暢文義與故綱素稱之時年十四經二十歲受戒於東大寺又反台嶺稟大戒仁和元年從圓珍座主得三部灌頂寛平三年夏坐西塔釋迦院北菴南簷側有大蛇其形如鉈口舌皆備此勢似吞故老相傳爲從居此分天亡者被此虵吞命對岩誦念一七日其終之日午時震雷擊岩碎後亦無夭者延喜二年秋齋宮公主有病詔無動寺相應祈念十日無

寬平君御持誦公主疾念十三年三月右僕
射源光薨年六十八僕射昔年夢一人告曰
汝以五十九為命限須修延年法賞後請命
修觀自在軌僕射夢有男子長五寸許以帝
摩面謂曰我能留欲逝之人我是施無畏者
也汝知乎施無畏者常山座主將命也汝
命已延六年因此僕射語人曰命公昔言
之應化也六年後僕射又令命修前法源公
又夢比丘告曰汝壽複加三年至此源公薨

皆如其夢十五年秋天下疱瘡上又患之詔
命入宮宣曰頭痛身熱殆不可忍也命合眼
持念聖躬安泰延長元年菅靈奮威宮城擾
動春三月太子俄薨上大恐詔命陪宮中凡
百餘日侍臣多夢神兵列宮闈三年上患瘡
救命加持上疾即愈時堪㝡法師亦在宮白
日見鬼下殿去初延喜二年長公主迎命於
六条院出家受戒又受灌頂五年四月寬平
上皇幸睿山受灌頂于命十一月於[illegible]持院

受蘇悉地法十年九月幸于光院受阿闍梨
位上皇手以唐衲袈裟香爐數珠并衲衣授
之初延喜六年兼座主延長元年爲僧正管
法務台徒狹務命爲始延長五年十二月十
一日滅年八十五命受戒後未曾卧客來不
別尊卑皆送迎之有宿疾者食命餅裡餘莫
不愈智證之追諡命之遺奏也十二月敕諡
靜觀
賛曰予早逆遊從事於斯道以故嘗之國史
矣偶因稽僧史少見
皇家之治迹焉而李唐之代懿趙宋之眞仁
之所不逮也至
仁壽聖皇是業名大夫暨選吾徒之稚雛者永
平以來未聞是等成焉盍
帝者之於佛乘也機餘之作事耳其見微細
者如彼況於六者乎嗚呼梵學猶若彼況國學
乎國學者藝術也況廟堂乎其於吾門也雛
道猶若彼況耆德乎耆德者福田也況龍象

應神天皇之流由六七歲好讀書

乎又想
朝廷地下大夫之才識猶若彼況公卿乎公
卿者股肱也況
元首乎命公屈
元龍膝擇衍衣珠露羅鬼身軀遜殿閣不負
大夫之品藻不虛
皇王之蒐剔者歟
釋全意姓丹生氏平安城人其先應神天皇
之流也甫六七歲好讀書不嘗肉葷不害羽
就隣僧恩具梵種授大悲神咒意能持誦城
之北山有度賀尾寺意於彼道場日夜誦咒
不歸家者三年元慶三年上台山習學有聲
十七落髮二十一禮座主圓珍受戒一紀之
間究台教又禀兩部密法于増全蘇悉地于
玄昭凡三部諸尊儀軌各解語無多少皆
誦一萬反以故皆能通習亦爲成就先行修
法各一千座如是修練屢得奇夢觀音文殊
金剛薩埵不動明王各加慰誘延長三年夏

旱宜於延暦寺修祈雨法意樂六僧修佛頂
尊勝法両日雨降叡朝嘉歎尊勝秘法獨於
朝自意始四年五月皇后產難救修不動法
天使藤元方宣曰君母子難全獨救護后意
參曰能生所生皆悉安穩明王本誓何疑乎
明旦皇子平誕七年春三月京畿多疫詔曰
傳聞密教中有除疫法早勤修供速攘災癘
意伴二十沙門於豐樂院七日修不動法疫
癘消熄敕賜度者三十人八年六月戶部尚

書藤清貫尚書右中丞平希世二人於清凉
殿逢雷震死皇帝惶怖玉體不豫乃移常寧
殿召意宿禁中持念初意在叡山一日菅丞
相化來語曰我已得梵釋許與欲償夙憾願
師道力勿拒我也意曰然然率土者皆王民
也我若承皇詔何所辟乎菅作色適薦柘榴
菅吐哺而起化作焔焔著戶煙騰意結灑水印
擬之其火即滅焼痕尚存焉已而雷雨浹旬
鴨河大漲人馬不通於是乎詔意赴宮章

到河濱激浪止流水不濕衣入宮持聖帝
夢不動明王炎焰熾然厲聲誦呪加持聖躬
夢覺餘音在耳即意之誦聲也帝顧左右曰
意者聖者也承平四年春弘徽殿庭植樹烏
成巣詔意持念烏日日移巣七日盡去天慶
二年春旱七月於延命院敷修善勝法雨澤
沛然賜度者二十二人初延長四年五月任
延暦寺座主天慶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沐浴
淨身語弟子恒昭曰我日者欲往生極樂今欲

異兆卒闍毗之後不可厚葬只於墳所造一
石塔為標令來見者結觀史之因又我弟子
七七之忌不得追修各於自房益勤修學若
有思我砥勵所業是報恩也二十四日無疾
而逝年七十五瞑目之後烏百餘集房悲鳴
見人不避移時飛去蓋生平分食施烏以木
叩板群烏飛來及此感慕如是

贊曰世之學佛者以忌厲託諸子其尤於繞
黏病菌課持誦乞延命豈塵表之舉止邪意

公以追薦換勸業而嘱昔漢文避祖千歲
不續今見於意何其違哉
釋泰舜姓藤氏京兆人稟蓮舟闍梨密法天
慶三年平將門反詔舜修大元帥供舜行敎
輪法彼軌有六印常結其印壇上獨鈷杵忽
半折而去將門此日伏誅其折杵至今門學
傳付天曆三年十二月三日滅年七十四
釋明達姓土師氏攝州住吉縣人十二歲隨
藥師寺勝雲出家初名眞仁寛平元年十月

二日梱原寺勤秉夢僧頂一箭告曰住吉
住吾來人也昔生此國以選入唐稟儒唐
帝愛其才賜姓韓名衛仕至諫官仍不解而
死報緣未盡又生此方今出家必為明師化
異類生後土木非救本之翁也松尾十五
就大王寺宣仙受乎而止觀文上宮山過並
未得斷證乃真首衣三年正月於美州山
而神宮寺修四天王法降平賊衛門三月十
三日千時赤雲自東來入壇頂上異氣滿

場十四日掛門於言十一月於千吉神宮院
障像純友修理沙門法明年五月伏誅天曆
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滅壽七十九
賛曰昔天安西宮寂木僧正一呪而五國
皆讃我天慶之逆非安西之比矣二子可謂
善繼祖業焉加之流頭之聲鳴而去金剛之
像隕而出止方何其多乎
釋浄藏沙城人諫議大夫殿中監善清行之
第八子也母弘仁帝孫女夢天人入口肉胤

而娠甦生三年生聡敏四歳讀千字文
用一知二七歳出家夢中戲曰汝當隨三
寶教當作一靈應不然不可失先業也見門
無命豈可止諦作香於庭持咒發覺出戸外
召神人令祈一救衆而及獻機中咸怪而不
言以敬不能拘也見因而詣諸勝地靡不
或披荊以令神植水花或遭野而遇
洪水排巽舟歳十二自抵居仰和濹見上
皇幸西郊中路見藏而為弟子許之常以

茲王毀飛宣王帖法師稟受教ヲ授大法
師學悲壽金泰嶽之上居也承元歸
竹林於金峯嶽光明與承基攝川出三
夕旋迴瓶有異人自西方來問諸合曰我
是貴哉明神也昔于時大師令京畿二百餘
神者誰此經今日我之巨也座下狐余欲
聽受之而師之所爲也義不能如何便召神人
穿去其地方五尺餘延曆九年右僕射藤繼
平覺萱盤之誅沈痾病請藏持念白晝二

龍青色從僕射左右出頭諸善議議曰我
告天帝報讒怨而背于藤公法力抑我乞加
嚴誡諸議令我潛去纔出門僕射即召沙門
長秀從渡期同孫風迅凛來秀有胸病醫治
不効白於僧正索法救命曰我國靈感之
者十人護藏第三也遣之誦藥師呪百八
遍秀疾立愈秀感救曰我國靈印度未有如
是異人今見此師豈有一二乎天慶三年正
月敕於攝川修大威德法降逆賊平將門于

時將門帶弓矢立燈繖上伴僧皆見須臾
鏑聲指東而去朝廷又修仁王會厭逆寇藏
為待賢門講師其日導下俄報平賊入都朝
野擾動藏奏曰不異其身只頭而已果異號
賊首至京師天台山中藏寓八坂寺時衆多
集見端白塔之傾斜也其方有向今北與傾
向王城為之若何藏曰我又息之早可修治
群公以為捨財也其夜藏坐露地向塔持念
已還傍弟子仁瑞偶出庭微風自西北來塔

婆少搖寶鐸作聲斬見之塔已端直都人走
聚隨喜嗟嘆藏在此寺時中夜賊數十人來
藏獨誦呪之群盗支體不動猶枯木蒸呪縛
也天明藏解縛群賊作禮而去南院皇子全
久修除病法過三日皇子薨哀訴于藏哉以
火界呪加之皇子蘇息正服而禮讚藏出語
人曰皇子命盡矣我只呪力令暫蘇耳四日
遂薨醍醐公主有腰疾起居不便召藏請誦
藏日中出壇呼曰公主病愈侍女撫摩公主

起行或[illegible]袈裟成救之口出火焼之内衣不
焦或問所由向織婦人剪裁也天徳中補
人告終蔵誦金剛般若經祈延命俄聞讃
日而登壽[illegible]輕受也應和三年八月空也
法師於六波羅蜜寺屢講金字大般若經命
會名緇時乞可者幾焉其中有比丘形者蔵
見之大驚延之上座是人不辭又不言蔵以
一缶飯與之飯可四斗食之皆盡蔵又薦飯
又盡之衆人怪比丘多食悉見之簽巳蔵揖

而送之去後所與之飯如元不散或問之蔵
日文殊師利之應化也一會歎伏康保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化雲居寺壽七十四蔵博
物顯密悉曇天文易筮醫卜絃歌文章伎藝
莫不貫攝而皆拔萃昌泰帝修佛名會勅蔵
爲梵唄沙門平寔浄朝之會已上詔侍中藤
公忠宣寔曰蔵之音韻非凡調汝等學之應
後會寔愧恐承平太上皇有病蔵筮曰上皇
疾易差而明年宮中有損傷　哭果如言嘗

曰我一生間受三奇拜寛平上皇始有四海
日域之主後者三密用軌之會又我本師也
昔更衣妃受狂病醫巫拙手奉勅入宮護法
神先我降縛妃疾即愈我尋而入上皇起而
拜我一也故殿中監消朝廷才臣儒林叢士
亦我嚴父也我詣熊野殿中夢胥中途開訃
而馳歸已經五日待我未窆我動冥衆加持
蘇息殿中著位袍而拜我後七日而永逝二
也玄昭法師者顯密偉德朝野碩望彼我阿

闍梨也於亭子院修法眞濟之靈爲鶴來現
昭投爐壇燒之因而結怨化異小僧自空降
來昭見之心身惱逼我加持之降伏彼靈昭
披法服而拜我三也此三拜於我已滿餘何
言乎
贊曰薰練而致感通是曰修得若藏兒稚之
時令神人折庭梅恐是報得乎故燒穢婦之
裁製知文殊之應現皆報得先識之見者也
其稱三拜者豈居敬而行簡乎加之藝術精

粹學業殫備世只取于靈應者一爲藏識之釋修入常山朗善之徒也有神異初台徒無歲七月堂精修之者會講帷院角界天保六年法歲將滞其夜又角于院台衆令入即淨藏已而入藏出二人自聲萬衆拭目藏咒縛石其石自上下宛轉猶依見焉謎會生希有想入叱曰此物甚閙盡恬靜乎語已縛石不動二人持念益切於是乎縛石中分爲兩片自躍到二人前合場嗟嘆曰像季之時豈有此等事乎

三股金剛杵（置其台局上持念杵自起相趯）

釋圓賀共陽生座主謁藤相國相國曰承聞佛家有角異事俗子若見必增淨信二師乞不惜神用二人不得已便各以所持三股金剛杵置其局上持念須臾二杵自起以鈷爲脚相趯如鬪雞已而生杵趯賀杵墜局下生杵欲登賀杵上賀杵拒避生杵馳逐盤旋局下數匝相府合家欽嘆不已二人自起各執杵子

釋公伊都督伊房之子也投園城寺頼豪學
顯密教一日修北斗法於宮中此時伊被酒
醉甚及入宮語而不醒嘔吐殿上王臣皆嫌
其不軌然兼已應請不卒改也其夜帝夢衣
冠之人數輩剥北斗壇宮瓦帝驚令人問冠
人曰今夜伊公供北斗北斗當降壇先令我
等闢路耳帝覺後敬伊檀信請伊供毗那夜
迦天伊諾焉而不修也數日後檀越來曰因
師之修供某事已濟矣故來謝耳對曰我又

精修于時場中有細微之音曰我無供焉
檀越伊入檀取天像擲溪谷曰汝辱我我又
辱汝而伊無恙長承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滅
贊曰傀儡者愚童之所樂而非丈夫人之所駭
也角觝者其我法之傀儡乎然呈奇異居[illegible]
啓衆刹之信不為不益矣善戲劇兮不為謔
我法有之矣伊公之不羈者[illegible]其[illegible]乎

釋濟源學三論于藥師寺延[illegible]修念佛三
昧[illegible]保元年四月五日以米五石捨藥師寺

看讀經文高徒曰天慶十年我補當寺主職
寺務若六年其間我用常住當五石而已今
日當歸故償之耳既而異香奇樂滿室
須臾而滅

釋陽生姓伊豆氏豆州北条人少年登叡山
勤講習而性多病不耐苦學以是為恨一苦
行告曰勿苦勵也常茶軟飯廉蔬保養性命
悠久修習又自剪首一山生聞行者言少弛
習學專誦法華經命時移居竹林寺恭事清

修會朝命任天台座主生便詣山王神祠懇
祈曰我精勤修練亦無他矣安養之生菩提
之果我深志也又冀神之冥助乎何例常輩
而置我於座主位乎聞者讃美乎居燕雀就
手而啄猪鹿多馴從豫告死期吉祥而終年
八十七正曆四年也

釋增賀平安城人諫議大夫橘恒平之子也
誕質後數月父母赴東州於馬上攜舉座令
乳母坐抱見一朝早發乳母抱見坐馬上餘

睡未寤放兒落馬過數里而覺不見兒乳母悲泣父母聞之舉聲哭曰若干馬牛定踏殺我兒乎雖遺骸吾尚欲見馳歸兒所狹路中泥土上見含笑仰臥泥水不汙又無少疵父母急收嘆希有焉其夜母夢御泥土上有寶床敷天衣兒臥其上四天童立四隅合掌曰佛口所生子我等加衛護覺後益珍育四歲時初向父母曰願上睿山學一乗作是語已又無餘詞父母驚曰嬰孩何作是言恐是鬼

神託言與母又夢一時抱兒在懷忽長大成壯年比丘手持經卷傍有人曰莫怪驚宿因當作僧十歲父母以初語及夢事送睿山與慈慧性聰頴撲履學綜顯密尤邃止觀而惡利名絶交謁安和上皇敕為供奉佯狂垢汙而逃去太皇大后敬事為師而延宮中便於釆女中出褻語又罷去慈慧任僧正入宮賀謝其從甚盛有帶乾魚為劔乗痩牸牛為先驅之列諸徒叱而去之抗聲曰僧正之

前驅去我誰乎聽者笑而伏矣天曆二年八月
夢至一所山川明媚阿練若儼徒在焉西南
隅有垣地見老翁首戴青冠身被赤袈裟
手持經右手携杖天童神女左右圍繞問
誰乎對曰毗耶離城居士也住此千餘歲止
此地者多得佛智沒盡居乎覺後不知何許
應和三年如覺法師勸上談岑山山川風物宛
如昔夢因是居焉四序各修三七日懺夢南
嶽天台諸祖師摩頂曰善哉佛子能勤修行

釋迦普賢加護攝受常有異人聽語言涉朝
野以故雖山中諳悉京畿之事州人多來訪
問貫能應不外長保五年六月九日集徒曰
西方佳期今其不遠即設講筵談論深旨又
令弟子念佛自入靜室坐繩牀誦法華結金
剛印而滅年八十七臨終語徒曰吾沒不須
開毗只要窆埋過三年開壙見之弟子依顧
命作大桶輿殯寺後後三年十一月春秀等
啓壙全身不壞趺坐儼如也但衣已朽弊香

等禮拜讚嘆

贊曰浮屠何急乎清修而已利源一開靡處不至焉故吾黨貴寡欲矣源公償五石之糞生師惠一山之長有若都供奉之列三子者吾門清介之士也今反之求而不恥用而不度痛哉且夫延暦園城之都自座主位始生也同時彼三千之徒何不視一生乎哉

釋寛空姓文室氏河内州人事神日爲弟子又稟寛平上皇密灌得圓堂院事天暦帝敕

修祈雨法遇期不雨君臣潛笑空乃著法服捧香爐入宮庭立焚香誦咒密觀須臾于時陰雲忽起大雨暴降然宮城而已不到佗所時人奇之康保元年爲僧正天禄二年二月六日化年八十九

釋範俊事東寺成尊與義範齊名範病革延久帝遣中使問病且宣曰俊與範孰愈範奏曰二子無優劣帝三問範答如初中使復命帝曰範之言爾然有恩儀乎中使曰臣聞尊

室諸徒看養範俊在枕頭義範在脚後臣宣
詔旨奄荅了擧首見範俊而已無餘事帝以
爲奄意在于俊也永保二年七月不
雨十六日詔俊於神泉池修請雨經法義範
長於俊也不承詔因茲懷怨便入醍醐山
修寶樓閣法礙俊之供王城之上黒雲油然
彌覆城中旹謂必雨時醍醐山頂暴風俄起
吹散雲氣修中二七日風雲數度城中童謠
曰範俊雲又馳義範風復吹過二七不雨俊

祈雨
祈雨
彼請雨法

耻潜逃那智山屬玉幾之恠孽帝愁之一夕
夢或告曰竹人擾哭覺後問群臣無委者江
都督匡房奏曰範俊也帝曰何也都督曰範
俊從竹人帝感語詔俊反都爲僧正
釋信覺有密學永保二年旱範俊無應乃敕
覺法雩覺於東寺修孔雀明王法又期二七
第十之日甘雨連日上大悦聽輦車
釋勝覺左僕射源俊房子也禮醍醐寺定賢
受秘教與旨又就範俊義範二師益究源底

道福聦衍門學如市天永三年六月旱敕於
神泉苑修請雨法過三日大雨降注帝宜尚
書右丞藤顯隆加褒賞僕射大喜延覺於府
第設宴于時府裏少見善歌舞僕射令見唱
見乃歌曰阿耨池水通神泉滸摩尼峯風吹
一味雨其音雅婉僕射曰善乎歌乎應時協
節誰敎汝哉對曰曉更夢老翁告曰今日府
中有客宴子必呈倡伎以此詩爲曲苦口付
授故我歌之合家感怪摩尼峯高野峯名也

永久四年夏旱又敕覺雩於神泉期以七日
第四日小蛇出池入爐壇下此日陰雲垂布
明旦甘雨普洽率土忻躍大治四年三月涂
微疾二十八日孔雀一雙周匝座傍余人多
不見見者或髣髴而彩羽不鮮四月一日光
雲覆房覺便逝

賛曰旱澇者邦家之大事也我方外之民又
貧於贔屓矣天長之間海敏之二師自發軫
於神泉此地宜於此焉然海碍於敏而羸矣

後礙於範而輸矣二子之差降可見焉後時竹人之夢後或有加乎空公施于難用力者多矣二覺之兩無礙而然然授歌之見又一奇也



元亨釋書卷第十

